



~ 16
2676
9



16
2676
9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傳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墨微有字形稍就燈間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上 傳

新金田書局
田中堂氏

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
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
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
皆驚起盖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
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於越人士
者畧爲次第爲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爲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
越時奇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奇屢試輒蹶中

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
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
振東南介胄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
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
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 永陵喜公以
是益奇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畧
好奇計談兵多中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
不偶文長旣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

袁中書先生全集 卷十一
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
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
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
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
無門之悲故其爲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
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
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
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

擬損才不以議論傷格韓曾之流亞也文長旣
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
此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
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
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爲花鳥
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
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
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携錢至酒肆呼下隸與飲

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操之
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於家余同
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
長集闕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於時
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奇不已遂爲狂疾狂疾不已遂
爲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苦未有若先生者也
雖然胡公間世豪傑 永陵英主幕中禮數異
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 人主悅是人主
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崛起一掃
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爲不遇
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奇於人
人奇於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奇者也無之而
不奇斯無之而不奇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潤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蟇及一切虫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漫作

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爲傳言者過名而飲之童子覓毒蟲十餘種進皆生噉之諸小蟲浸漬杯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柏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獐獐屈伸唇鬚間見者肌栗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

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
悶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
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
卽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恠誕每數十語必有一
二語入微者詰之不荅再詰之卽佯以他辭對
日者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
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叅戎置酒某
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荅後有人竊

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爲彼中萬戶理
亦有之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闔
闔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
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
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
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
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於市肆者十

一耳至於史冊所記稗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
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
販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
余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
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恠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
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樸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

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
入京暇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
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
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
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
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
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
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舍

袁中書先生集卷之十一
辛茹荼以訓其孫若子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
半尺輦錦以榮其母分大官之膳一釜以供吾
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
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
余一言以伸余謂婦人大行皆節書婦者書其
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
王事可也其他不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姑
相夫訓子敦族之類恒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

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卽不勝傳是大節反
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
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大
母年二十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
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爲嫠
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一其心也時太母耄年
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
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

袁中書先生全集卷十一
使夫天下之弊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久而益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書之以見天之虐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且使後之人談婦節者必肇稱王氏也其他一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畧也嗟夫一門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於此時

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哉箕仲喜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於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烏賊魚吐墨以自蔽乃爲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鶴不如鳩古

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
卽余僕也掀鼻削面藍睛虬鬚色若綉鉄嘗從
余武昌偶令過鄰生處歸失道往返數十迴見
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
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
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卽忘之案
上爲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

樞僕突間爲薪焰所著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
人大笑仍與他酒一瓶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
煖卽飲偶爲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瞠
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
闢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
邸與諸門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
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
時令入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十一
日歸日哺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
荷擔從柳堤來者冬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
擔視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偶
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明日
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
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
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尙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
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

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此舍犬逐之
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痴
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往往得過獨四拙
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
過一二年不免凍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
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
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一終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一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碑記

荊州修復北城碑記

郡國之有城猶人之有肢體也體與神相載則
為平滿為勻適今有人焉慕偉衣冠者之魁然

而恢其一臂途之人爭笑之大夫贅耶不然則
病臃腫者也荆州城不知所自關路史曰夷王
時楚熊渠長子康國句亶卽今江陵疑初置始
此楚志以爲蜀壯繆侯所築桓南郡增修之考
史亦無確證然溟洪記載唐元和申裴宇瘞石
室後人掘得其狀與江陵城同而蘇子瞻亦言
江陵南門外有石狀若宇陷于地中而猶見其
脊近歲繕南城乃得之故識者謂此城規度似

有所受更閱時代未敢輒增減萬厯壬午始拓
城北隅取方幅而地故凹肆廬不具每春夏間
積潦浸城根時有崩剝居人相視以爲附贅無
所用殷殷然惟一割之爲快吏斯土者議藉藉
久未決今監司周公至環視嘆曰夫荆固四達
之區古戰場也時平則百雉爲具一旦有警無
寸險可阨而萬城之水朝決朝注高與堞齊名
雖曰城其實塹也舊址因高爲壘蜿蜒皆地骨

辟如載齒於齧可以噉堅今城皆窳田畦水且
漬載齒於唇豈其有任且夫增陴置堙以容茭
葦無用一也第宅區署巷陌亭園填城中不足
而何有此下澤無用二也荆自徙城以來閭井
蕭條冠帶之倫悉滅往籍故一時形家亦以爲
病大都制不當其形是謂緩形不束其氣是謂
漏緩與漏皆不足以發生而導祥此天地自然
之節宣非臆決也夫百利而十害猶曰不可况

其無用以賈害也公遂力主復城議與先太守
徐公今守費公擘畫既定以歲某月始事凡幾
月日而告成以丈計之得若干丈高厚如舊城
制凡用金若干鍰城成而民不知役公實心任
事念念皆經國長計郡邑大政無不畢舉一時
良二千石及丞以下皆卓卓有民譽故能相與
有成我民世世實覆載之是役也檄修則某監
修則某督修則某皆殫力此城例得並載

東門護城堤記

公安治倚江江水齧岸者百有餘年至近歲遂割城之半以予水議者畫爲三說以上一曰避勿與爭道也將盡撤其堂皇間井以就高而公私困竭不與者十常七也二曰築石堤於江之上流以殺水堤虹偃而出水勢北走迤南一帶庶免衝激而勢湍速投之石未必膠委千金於洪流途之人知不可也三曰疏二聖洲之故道

以分江勢夫江身在南水去原而就洪疏之不勝淤也策乃下會直指使者應公行部至邑愀然嘆曰江患逼矣而江議迄無定畫居者危危若簣下之火愚則處堂抑豈無智者也江防使者徐公進曰適與薦紳父老言未竟也邑三面負堤而缺其東孟公堤垂右臂下楊令增其支爲前障往年江決東門邑居漂盡者左臂虛故也邇來江患少定幸萬一之復而峻其右可以

墨守此百世之計也應公曰善是邦也誦誦又
不可以需則爲邑出餒若干監司郡大夫而下
捐貲各有差閱月而堤成邑士民相與歌舞於
市皆曰微直指使者重念災國不及此子輿曰
以佚道使衆則不怨况其不使且爲出貲以貸
命也一時善形家者皆言邑形勢自西北來後
壘而前削截之以隄則氣畱畱則能爲諸祥且
於邑爲左左龍屬也地宜豐形勝之所資也是

役也興盈庭之議頓止自忠襄公以來未之有
也

新修錢公堤碑記

澤國之有江警猶西北之有敵警東南之有倭
警也倭敵之患至於芟夷我赤子蹂踐我城郭
而水之虐正等故捍衛之功比於折衝邑故窪
澤割江身爲都每入夏後峽水暴涌雲昏天回
幾撼地軸白浪躍雉堞出居民望之搖搖然夜

則萬雷殷枕甫就席輒彷徨起若此者十餘日
或五六日每歲率三四至以爲常倉皇有警則
扶白負稚走郭西之斗堤涕泣之聲聞數十里
而堤故孟公舊址前此去江遠今蠶食且半文
村之水直擣其背萬一水從後決地勢面雖高
而方張之水碎不得洩必且爲旁齧必且爲橫
激我民欲別走則四顧皆壑如坳堂之螻急而
趨芥及芥一漂不可保則固未如何也已數十

年來邑人岌岌議增護堤當事者檄縣覆按竟
下革而慈谿錢侯膺選以甲辰之秋來牧芟積
舉廢凡我民之所疾如其疴不盡其蠹不止也
凡我民之所急如其家不擇怨勞險易慨然當
之無邀倖無却退邑人士知侯將大有爲遂先
以提爲請而革議者有數壻畝虞其壓輒欲踵
故轍侯陰悉之偕今丞周君陞躬自按行見遮
道者數輩侯逆問曰是故楊公堤址雖微可尋

也若何訢數輩伏曰故堤也何敢言而堤之一
角塚壘壘穿之則暴骸避之則廢工奈何侯顧
丞笑曰若以余等不習其鄉令賄者曲爲導可
謾也叱騶人後去輿蓋與丞偕步叢草間顧謂
役夫曰視吾趾所及卽爲堤徑行至關廟前率
曠土無半鬣群輩以爲神皆股慄反走量之得
若干丈分丁夫若干名丞周君督率之閱三月
告成諸父老有識者謂其子弟曰若無謂此舉

易也當江防徐公建議時首爲臺使者言狀使
者而下愀然動色至爲出鍰趣具議上而一時
狐鼠竟以他議奪昔出於上而難今出於下而
易若謂侯何等父母也江防者舊郡守堯莘也
嗟夫今江水之憑陵靖康以後之敵也邑頻徙
頻却大似南渡之跼蹐幸此堤復我民倚斗爲
長城聞侯又欲疏北江之故道以分水勢如此
則中興可望也諸澤國皆有堤雖甚重而無關

司命唯是堤與我民爲存亡堤與我民爲存亡
故知侯與我民者命也非堤也夫闔外之寄唯
命則重余之比於折衝非過也是記也固燕然
之勒也

公安儒學梁公生祠記

天之大也無所不有而非挾其有以角也聖人
亦然使天嘒嘒然與春爭華與秋爭實與萬物
爭洪纖大小天亦物耳故聖人之大以受不以

勝天下之爲道者岐真其道皆竊吾近似者也
吾僕役之則吾用而角之必且外吾而求張故
以宣尼之聖而識小師老聃問道不以是貶大
暨於後儒挾吾之所有以求勝而吾之道一變
而儒始名再變而儒退然居九流之列三變而
儒乃有爲異道用者是則角之而張者也且夫
諸子百家固未有能出吾範者也焚而爲名法
比而爲楊墨遁而爲老釋唯其竊吾似而甚焉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三
則指之曰異學而實不出吾之所有夫聽所言
觀所行譽所試是聖人未嘗不名家也春秋之
斧鉞雖隱必誅是聖人未嘗不法家也吾蔬食
而愉快其樂我席不溫轍不解其愛兼是聖人
未嘗廢楊墨也寢有經食有戒是聖人未嘗廢
攝生也幾研於未發道竟於無聲臭是聖人未
嘗廢虛無也唯其無所不有而出之以平淡故
其大至於不可名異學者竊其一以求專其譽

故迹詭而言放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崇其道
而不知千變萬化皆不出吾儒之固有吾取其
精以供吾用而汰其甚告之以所儆彼亦且樂
爲吾用吾覆之以天臨之以君庇之以父母彼
安敢出而爲吾害唯吾自挾其道而與之角居
然以敵名予之而彼亦傲焉以敵自居於是異
端之禍與吾儒相終始名曰尊吾道其實薄吾
藩而益賊以戈者也孟氏善衛道者其言不過

日歸斯受曰反經而已矣反經者使天下曉然
知常道之大而本之身以措天下皆綽綽然而
有餘吾常有餘而彼不足又安用借資於彼天
下皆知吾之不借彼所謂濯龍之宮白馬之舍
其黨不得不少而道自衰此所謂不攻而破者
也故今之欲廓吾道莫若遵孔孟之家法而明
其書暢其旨先是中丞梁公以監司臨敝邑見
學宮圯慨然捐鍰新之每至邑則進諸生徒告

以聖賢之微旨其言樸直無雕飾已又出書傳
若干多先儒之所未發蓋公之所以衛道者與
孟氏反經之旨千古若一券也昔者昌黎氏衛
吾道徒爲忿激之論而不標其本是以介冑衛
也夫介冑所以攻非所以服也今公第發明孔
孟之深旨使人知道之無遺覆而諸子百家無
異載此猶禮樂盛而悍獷銷聖門之伊呂也邑
士民戴公誨爭請祠公邑錢侯聞之甚喜曰是

王政之大者竟如士民請祠成以記屬余余拜
手曰公他日當俎豆於白沙諸公之間者也然
使後世知邑中有聖學自公始公之從祀自做
邑始一時令長師儒薰其德而快其事而不肖
某得以文字濫其役是皆不朽之藉也公名雲
龍廣之瓊山人楚人戴公如羊叔子今者特祠
賢序間故畧述其功在聖門者其他威惠不具
載以俟異日志峴首者

公安縣儒學周公生祠記

邑學宮舊濱江江水齧其址宮遂遷邑類歲苦
陽侯殿材蠹過者岌岌然慮其壓則以孫木贅
之又十餘年而贅者蝕其半邑人相顧嘆惋竟
不敢議興革夫邑之薦紳大夫以至縫衣緩帶
皆誦法孔氏者也積纓而緝積塵而嶽邑之人
亦能辨此獨以事重而地卑故不敢不緩其議
以俟天子之命吏夫今鄉校雖一鄉其始蓋有

所受之小至一盩一豆皆奉功令而行不敢輒有增損故學宮之重與太廟等而其興革一稟於天子外焉者遐而不得達則稟於天子之命吏今夫佛老之舍朝而圮焉夕而呼於市市之屠估傭保操其興革烏合而集事者何則其事輕也昔李師道請出私財贖魏徵舊宅白居易論奏以爲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夫此名臣舊第耳當時惜大體者慎且重若是其敢輕議數仞

之宮牆與必有所操而後議故下之人不得不緩緩於下而急於上故體統尊而事行古之爲治者政學出於一故曰在泮獻囚在泮獻馘後之人特以爲文章之具觀故其修舉常後於官寺區署一有興革直付之一二章縫而其事僅與釋老之宮等於是學宮始輕而絃誦之地鬱爲苔蘚後生末學有經年不窺夫子之門屏者是亦爲政之責也監司周公醇儒也修姱之節

聞於天下天子超常格拔之論者以比胡威陽道州下車未浹月威愛大行聞邑大成殿敝卽與前分守梁公捐貲撤而新之旣命有所操無失體衆力遂集而邑人士數十年嘆惋而不敢議者一旦如釋重負宮旣成邑錢侯率諸薦紳士落之皆曰非公余等何顏復見先聖洩洩然如唐子之久亡而忽見其鄉也則又曰邑公之畏壘也將世世子孫俎豆公舍學宮其安之遂

併梁公兩祠於宮之左公名應中浙之會稽人夫非謂學宮之能重公而學宮待公而重將使後之作者知其重以時加修飾而後生末學望宮牆而肅然是祠之所以作也

天皇山護國寺自來佛碑記

張無盡有慈氏瑞像讚蔣氏有記傳者以爲天皇山自來像余初疑之旣讀法苑珠林載廣州商舶事與記畧同然據像乃迦文非補處也時

乃東晉永和年非高氏清泰時也二公或別有所見耶抑偶得於傳聞而遂據以爲文耶按記永和五年有廣容舟下載未竟夜覺有人奔船跡之不得而載忽重既達渚宮若有人躍而上舟遂輕是夕現像於郡城之北鎮牧而下傾懷渴仰如睹慈母千衆咸迎凝然不動有道安弟子曇翼卓錫長沙寺聞之嘆曰斯余本誓令小師三人導之颯然輕舉遂歸長沙後劉賓僧伽難

陀瞻像悲咽謂曇翼曰近失天竺何爲遠降此土詰其年月無不符合細勘像文有梵書阿育王造四字宋齊以來放光現瑞異迹尤多今其像貌衣褶已被庸工數髹髣髴不可見字長沙寺者郡人勝峻捨宅爲寺故長沙守也夫宣父不語怪而至於禘嘗郊社則云不可知聖人蓋以不可知爲怪非直無知也又云治國如視掌此歡喜讚嘆之極形容不及之詞也聖人蓋以

形容不及爲不語非直蔑視之也以爲直無而
蔑視此宋儒師心之敝是波旬說非聖說也言
者以爲堯舜禹湯文武其迹皆平平無他異而
釋氏幻詭竒變似非經常之旨夫世代有升降
而聖賢之軌轍亦異故禮樂盡而刑書出鞭撻
窮而靈恠顯夫盜不知有法也而其詛而誓必
質於神故恠之懾人也捷於詩書劍戟故天不
有祥雲異氛珮玦流孛之恠則天不畏地不有

芝草靈木崩吼震竭之恠則地不靈夫天地非
故爲妖異以駭世也所以導聖而警頑也且佛
未始不常其談心談理使人蹈律而行義則固
典彛也聖未始不恠如儀鳳流烏出圖躍魚金
泥玉簡之錫龍孽水妖之伏固亦世儒之所怖
聞也或曰信爾聖人奚不恒爲恠以懾天下是
不然譬如花之根株梢葉常物也而偶爾一萼
則人爭異萼愈難人愈恠使花而常萼花將不

重花而止於根株梢葉花之廢久矣此佛與聖賢之微旨也郡侯徐見可以常道治民又推宣尼謹喜讚歎之意莊嚴佛廬善巧導世王政所不廢也林君茂化吳人也郡侯嘉其賢托以茲殿堅緻完好若鬼工焉其人雅士樂其奇而悼其廢非區區爲福田者也蘓潛夫別有文悉其事余故不贅

虎耳巖不二和尚碑記

余童年熟不二師名以爲古尊宿也旣而閱元美伯玉二先生集往往道之始知爲近代禪伯然二先生亦以夏臘高嚴事之度其時皆壯盛二先生旣悠游以老去奄忽若干歲白楊可棟而師白髮鬚如舊時逆其生當在宣成間也諸徒屬試以臘叩不答嘗檢其篋得舊縑衣忽云此武皇帝七年王城中施食所得衣也扣之復不答或云師名圓信京兆之房山人薙髮白雲

袁中書先生全集 卷三
山禮大僧德敬爲師往來上方紅螺之間一十
餘年行脚所至爲武林淮安六安終南每任輒
數載以嘉靖庚申至太嶽駐錫虎耳巖穴而哮
者爭避匿去師倚石爲屋稍稍剪夷其積圜瓢
數十餘踞坐沿澗出入幽花美箭之中者纍纍
如笠巖上蓮池二闊可二丈旱歲不竭蓬室三
方廣當身所得一縷一粲盡以供十方遊衲行
之數年遂成叢林傾震旦士女號呼悲啼而至

者不至虎耳巖猶未躋嶽也至巖不面頂禮者
自以爲慳緣必痛哭去否則謹伺巖扉外經數
日得一見則喜過望歸而對妻子言猶有矜張
之色以故虎耳巖之名遍天下好奇者至附益
之以古神僧事家譚戶豔雖齠男稚女靡不道
說賢士大夫之轍以日至尙方之賜掖庭之供
以月至自嘉隆以來耆宿之著聞未有若師者
也然師務爲密行不以解顯應機之言多依孝

敬撫摩煦煦猶乳母之於驕子金錢湧而至拒
不納有贈糶者付常住作供四十餘年影不出
山跌坐一龕中如朽株雖利根之士好爲奇談
詭學者睹其顏莫不肅然增敬余慕師久常以
其耄恐不及待今年侍大人山行獲一拜師於
巖間師貌甚腴額隆隆起至頂光滑可鑑短髯
數莖如雪見人闔其目聞根甚利語清健望而
知爲有道會 慈聖出內藏金爲師治塔塔甫

成而余至師之孫真慧等以記屬余世系年甲
既不能詳不敢妄載庚申以後詳之抑其大者
至若遊人之所傳好事之所述俟他時入山實
而志之今未暇也

祇園寺碑文

浙西佛寺甲於東南至浙東荒涼不可言余每
見未嘗不發笑問之僧皆曰貧甚僧口腹之不
給何暇爲朽木治宮室余曰不然夫修廢舉墜

長吏之事卽公帑不繼下一令當有以檀波羅
密應者一方民豈盡闡提也僧笑不對旁有識
者應曰而安知而安知夫簿書之吏迫於酬對
縫衣之儒束於名教彼束於名教者方借勢洙
泗托忠濂洛熟讀原道諸篇以恐嚇佛徒幸不
廬若居丁若人足矣何下令之敢望因相顧太
息而去余旣自五泄歸憇舟湘湖睹蕭城中有
四刹凌空者異之偕數友支策而至入門有額

曰祇園規制甚敞寶廬金地爛焉一新不覺吐
舌曰惟哉浙東固性理國也安所得檀越而輝
張如此詢之父老始知爲吾友縣令沈君所募
修莫不狂呼歎賞按舊記祇園始於元度成於
嶽陽王相輪香刹飛自天竺故像遺廬驗於曩
彥雖因果之常然實寰中之稀有自勝國末僧
道拳改創之後至今殆三百餘年頽敝不堪吾
友沈君始再修葺余觀野史載蕭營爲元度再

來答之後爲裴休休之後爲一小國王願力所
乘當非虛繆今吾友現身宰官慈悲堅忍事事
等佛且以二三十年之廢寺而一旦改轍時節
因緣似亦有以倘亦元度最後之身乘願力而
來者耶宏子曰象法之盛佛法之衰也佛法莫
盛於梁亦莫敝於梁當是時寶刹如雲神僧如
林以至天子爲奴卿相授具浮屠之盛絕今古
無兩然而戒律成縛義解爲祟溺情因果蕩心

虛滅誌公杜口達磨不識卒使後世理學大儒
譚心性者以果報疑佛溺果報者又以佛法之
不效疑佛各爲崇佛實佛寃耳夫佛之言覺也
禪之言定也雪山出家偶爾示現毘邪示疾非
無妻子假使悉達長白衰周未必不轍環鉤用
尼邱種出甘蔗安知不削髮偏衣釋迦孔子易
地皆然而一二高識之士見夫事佛道者如事
竈奧戚戚捨身沾沾利益遂欲絕口性命塞路

葱嶺此何異聞噎廢食見蹶停驟者哉昔韓退之抗表佛骨攻擊佛法不遺餘力及一見大顛乃曰和尚門風高峻弟子于侍者得箇入處攻其皮嗜其髓吁若退之者豈非善護佛法者哉沈君雋人善譚名理當知余言不謬至於祇園此舉似不以像法教民者諺不云乎多處滅些子少處添些子今浙東像法之衰極矣此舉殆如瑞矣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二終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先生全集卷之十三



公安袁宏道中郎著 孫憲健菘圃重鐫

誌銘

余大家耐葬墓石記

余先世自黃移南郡蓋武肅也至王父左溪公
行而族始著課子弟章句業冠里中至余大人

行始文冠諸生至余兄弟輩而魁海內者一籍
金閨者二舉賢書者一遊槐門黌舍之間者幾
四十餘人計高祖有倫公至余輩凡五世族指
幾三千許族兄弟子姪或不能字騎而遇道上
不能貌或不下亦下里之冠族也先世闕記載
大王父至遺其字其遺行逸事惟王母余大姑
能道其畧余嘗問大姑大王父何如人大姑曰
聞之先姑言隱而豪舉者也出入必帶劍馳怒

馬着靺鞨衣嘗遊柞林雙田之間遇魁盜數十
人怒領家僮格鬪立磔之遇歲殍則煮糜以飼
饑者所活不可計問王父則曰余不知其他記
嘉靖之廿三四年間出母金以千計出穀以萬
計時鄉邑饑甚王父取其券盡焚之蒼頭輩肩
而餉恐其責負也是年而父生生平不識邑大
夫門所交爲而外大父龔公作吾曹公時爲貧
諸生困甚延之讀書傾肝膽交焉龔公後舉進

袁氏自先集 卷三
士官至河南左轄曹公舉歲進士其豁達知人多此類余私嘆曰是袁氏所以盛也欲爲家乘未果去歲使回大姑耄矣欲就枕蓐間詳而私志之會卒嗟夫大姑生於邑之先主營爲正德之乙亥歲十月卅長而歸於袁嫡姑邱嚴栗艱難辛楚備嘗之矣大姑怡然不色忤也戊戌舉長姑己亥邱亦舉二姑甫數月耳釋長姑乳乳之癸卯舉余父甲辰邱亦舉余叔甫數月耳釋

余父乳乳之庚戌邱大姑卒王父委之家政撫二孩絕痛歸二姑也先於長倍其奩二姑所歸家儒而貧姑資給之十餘年後二姑病姑念之至絕食一日晨起有鳥投姑懷宛轉而死姑慟哭未絕聲而訃至其至性如此戊午王父卽世二姑熒然家益落大姑起之如王父時課余父舉子業令之就學不復干生產事余父以是爲諸生有聲歲乙亥余母卒所以撫余兄弟姊者

如余叔與姑也噫姑之矣復母之矣尙何言哉
歲乙卯余兄舉于鄉大姑爲一開顏丙戌試南
宮第一戊子不肖孫宏繼舉於鄉壬辰復得雋
大姑乃輾然喜曰袁氏二世無冢婦矣余畢世
爲袁氏勞薪攻苦茹燥不遺餘力天高地遠以
有今日他日見先府君地下有詞矣甲午余謁
選大姑執余手而哭曰爾有王事八九十老人
豈能待爾耶去有爾父在莫念我也余時感傷

甚庚子長兄與余及三弟皆留京邸大人書來
云大姑病痛念兒輩前者廢箸數日爾妹冠進
賢拜牀下曰兒歸矣大家喜見齒遂進食余兄
弟把書腸爲之裂時伯修直東華日講國本未
定侍講筵者纔三人何忍言退小修試事迫余
方官太學例不得請每相對而泣無何余轉春
曹郎私喜曰是有間可以見大姑矣遂以秋試
終之月挾弟南歸歸而拜王母於牀下則猶喜

也至仲冬之廿五日病革遂不起時亡兄計亦
至嗚呼痛哉嗟乎計袁氏三世子孫寸摩而尺
拊之皆大姑也山之毛地之產坵之塊皆姑積
之筐箱而納之辟統者也今長安數十里外見
豐林茂竹蒼秀如山松栗槐柏干霄翳日者皆
姑之手植也姑性好施非知有施之義與其報
貧則憫之而已性忘人過非知有捐忿之義與
市德怨則消之而已噫此聖質也冰霜以厲之

陽溫以發之日星以照之欲不發生可得乎欲
長子若孫者但觀大姑之行及先世之所以盛
雖百世茂可也將以辛丑年十月三十日祔葬
王父左溪公鳳山之原孫不敏敬書其事於石
以告後人左溪公諱大化年四十六卒大姑子
一爲余父 勅封翰林院編修孫男五長卽余
兄宗道官至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讀次
宏道次中道國子生次安道寧道俱邑諸生曾

孫四嗣宗道者祈年中道子也宏道子曰彭年
安道子曰椿年邱大姑子一爲余叔士玉女一
適太守王公弟槃早卒孫男四馬鬣而封者三
中郎王父其西則邱大姑也

少溪袁公墓石銘

叔少溪公諱士玉與余父封公同出王父左溪
公而母別七歲失冢母邱母於封公母余大家
弱好弄挾瓦注走里開酒後耳熱出所彈雀炙

之遍啖諸年少王父愛憐之不之禁十五歲孤
封公止長一歲任家政而公嬉俠如故性癖馬
廐中皆良駒懸高貲不肯售不致遠但日馳湖
莽間風鬃霧鬣望若龍種觀其蹴踏嚙脊驕嘶
鼻語以爲快未雞鳴輒起櫛沐衣冠而立庭中
命臧獲牽駒出然松而照之視其饑飽芻秣而
後放晚則從山頭望歸塵掀齒而笑爲人魁梧
長悍善飲食口攜楸野偏提五木挾諸客走馬

雙田孟溪間劇飲漱晝夜四十年如一日未嘗一刻奔走公私作人間勞薪事也公生於嘉靖甲辰享年六十子四人孫十一人以癸卯十一月二十日附葬鳳山之原分邱姑之鬣而封之左則先王父與余大姑也將終以銘屬余姪宏道乃搦管欷歔而爲之銘

銘曰支公神駿武子馬語癖則癖矣猶勝孫子荆之嗜黔技

詹大家壙記銘

余在抱卽多病母不忍自言托於詹大姑恩倍母甫六歲卽失母時中道第方四歲皆育於大姑以是余等至成人無失母憂往余令吳大姑年七十有五會小病余爲之乞休者三語在去吳牘中時吳中數百萬人相率散緡飯緡爲大姑求福冀以留余余不許則又籍其名請命於城隍願各捐其壽十日以壽姑余不忍竟留然

胸中自是鬱鬱不半載遂病乞歸益力閱六月
乃得請六人書來云詹姑方健兒謁部得改歸
未遲遂入改京兆授又不獲歸然大姑益善飯
閱二歲由國子敎除儀曹始乞差還大姑白鬢
鬢扶鳩杖出勞余泣且喜旣事竣余遂乞病杜
門侍姑二年乃卒享年八十一餘一月又七日
時萬曆壬寅十月之廿五日也卒之日家大人
封公哭之慟謂余曰兒但知母若等不知實母

余也余生值嫡嚴厲姑釋己女以乳左手襁右
執衣禱浣焉艱辛百倍無弗恬也頃之余出就
僮舍凡餅餌果炙之屬昏而出朝而飼焉朝而
出昏而飼焉問之則皆大姑百計以具者也汝
王父見背時姑年纔三十餘族長者憐其少且
無子女強之改適姑以死自誓與余大姑共持
家政余時弱冠就外傅所以督余者甚力甫成
立而汝母卽世二十年勞瘁汝所見也及汝兄

登賢書汝姊嫁汝二人始束髮而冢婦曹復去
世三在抱男女復托命焉嗟夫袁氏三世皆姑
懷中物也言已復哭諸孫及諸眷屬皆慟哭不
肖孫宏道哭而勒諸石且系以銘
銘曰荷葉山之蓊蓊三官塚之童童協余夢是
惟淨土之近封女禪兒海嬉以從

勅封孺人廖氏墓石銘

孺人廖氏爲先庶子伯修兄繼室少庶子七歲

年十八乃歸時伯修方爲孝廉旣官翰苑遂封
孺人隨伯修燕邸者十二載家居前後凡五載
稱未亡四載得年三十八以萬曆甲辰八月十
八日卒於寢孺人性醇和貞粹相夫子以義畜
妾媵以恩伯修亡意緒殆不欲生持齋繡佛日
夜期地下伯修甫襄事遂命斲棺治鬼衣若遠
行之裝束恬然安之未及二年而逝嗣子祈年
將以是年十一月一日安葬於先庶子墓傍相

距丈許遂爲之銘

銘曰原之右爲姑若夫原之左爲子若姪夜臺之聚首勝白日之歔泣性溫而貞不愧姑也操嚴而潔不愧夫也唯其不愧是以含笑而歸願佐夫子於黃墟

夷陵羅子華墓石

羅公諱文彩字子華先世隱居蘇之洞庭山祖欽賈往來楚蜀間愛夷陵樸雅遂家焉欽生怡

是爲懷湖公怡生三子伯文錦季文鑑公其仲也生而穎異日記數千言爲偶聲輒隨口應而公以近籍恐爲里閭所欺遂罷習舉子業與伯同賈私攜古文詞讀之遇山水佳處乃流連忘返伯叱之曰世豈有牙籤籌子青山賈兒耶公謝之不顧也已乃獨賈日則散緡夜則鉛槧如初利輒倍他人橐中不遺一錢伯乃嘆服伯蚤逝去懷湖公沒纔三年公慟哭曰天乎奪吾父

兄之速耶撫伯子如所生擇里中英妙爲之庭
課後皆有聲諸生間未幾公亦三舉子遂去賈
業以詩書爲專門性好施予嘗有婦垢面而呼
問其故則鬻身以償其夫貸者也公憫之遂爲
代償又買一姬納幣矣已乃聞其故夫不能成
禮改而別字者公乃資之合歡幣帛一無所問
有貸其貲以賈者日走青樓中貲蕩盡以居求
償公憐之曰少年幸莫入輕肥場吾不汝迫也

遂焚其券公嗜琴晚年好益甚嘗曰袁孝尼不
傳廣陵散世豈遂無音耶吾性在山水指間勃
勃常有流泉遠澗不願聞人間鷓鴣絃鐵撥聲也
峽州之解琴自公始少時嘗與客弈客先一道
不能勝公忿而歸取局譜觀之精思半月遂兩
先客人以是服其敏居家務爲儉素淳樸所餘
輒施修剎造梁無虛歲再飲於鄉後輒辭暮年
皈心蓮邦課誦至忘寢食旣病不服藥唯誦極

樂如常一日呼洗浴甚急諸子泣曰陰陽家言
時日不利奈何公輪指曰明旦當利爲汝等一
日留至期乃合掌曰門外有高衲攜我入七寶
池矣遂端坐而逝享年七十有二歲配王氏卽
少宰兄柳溪公女賢淑聞於鄉黨先公二十六
年卒子三長冠國子生次冕廩諸生次疏州庠
生皆以文藻知名於時而冕留柳浪湖一月與
余偕和最久異日不愧木天石渠之選者也孫

男十繼室盧氏撫育諸子無異已出先公十年
而卒卒之歲公長女夢其先叔文鑑謂曰汝父
母數俱盡汝父以陰德當延一紀至是如驗於
是冠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河西之後莊而乞
銘於余

銘曰是以菩薩檀度莊嚴其身者也是以周孔
禮樂訓其子若孫者也是支那國之善士而蓮
花七寶土之氓也

司馬孺人墓銘

孺人司馬氏邑之谷昇里人年十六而歸余同
高祖叔冰壺公逮事舅姑若干年克盡婦道舅
卽德興縣貳龍潭翁也翁甫得官卽解綬歸優
游田里間稱善士村故多盜翁世雄於貲徙避
不常孺人佐叔爲層樓居翁姑其上翁喜謂里
人曰吾今日始覺高枕之爲甘也翁晚歲獲享
耄期壺觴嘯詠比于陶白者叔與孺人之力也

叔有隱德捐已之急以卹困至於橋梁舟楫見
卽施之以故家遂貧孺人安之督課僮力嚴慈
有方家無羨財而佐夫子以行德者行之終身
不厭迨庚子秋伯子宗郢舉於鄉里人乃竊嘆
曰是乃若夫婦所爲封殖者也次子宗成邑庠
生子某某甫弱冠皆有雋才伯子得雋之三年
而孺人卒是爲甲辰春年若干歲窆于先姑之
右宏道曰谷昇世出賢女庚子之捷三人余家

袁中郎先生全集 卷十三
兄弟先後得雋五人皆甥于谷者也偶然耶抑地靈耶兩村相隔一帶水當爲將來佳話銘曰其婦也範其母也式胡不耀之三光而龔之九地是宜隆其封傑其制去此三年天語將至

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龔公安人陳氏合葬
墓石銘

壬寅冬十二月望駕部龔公偕余往二聖禪林

是夕建三聖閣寒月燭林如洗夜半公呼余出笑曰此坡公承天院舊案也吾兩人乃復繼之呼同事數少年不應苦邀之以霜威辭公曰少年何衰憊甚豈若老健耶徘徊霜月下余體粟漸不支而公愈勃勃余私念曰是壽者相也後四日丙夜忽有叩門聲甚急余披衣起問之則曰公暴卒余不鞮而馳至則公瞑目數刻矣公精研性命至晚乃通釋氏不葷血者三年高才

博學於書無所不窺每得異典躬自讐校蓄書至萬餘軸邑人士稍知慕古者公與兄先大父之力也性寬厚恥談人過人有挾械以弄公者公佯若墮之而實了了後雖負公公亦竟不發好古圖畫及鐘鼎五畝之宅花竹居半怪石枯松纍纍几席間亭臺軒楯小不當意輒毀去踰日更作疏題未竟棖棟已移公竟以此貧然公不屑也嘗從河北使還見道上柳條孃孃公愛

不已呼役夫伐數枝縛置輿旁問之則曰江南無此佳柳持歸樹之聞者匿笑及至家僅得枯株數條而已公猶令置水邊其韻致高遠皆此類噫此可與齷齪俗兒道耶政使道亦當不解也公晚歲與余最契所可言者公之粗迹至公之自得處雖公不能言也公諱仲慶字惟長方伯公季子而太原令之弟也母曰趙夫人生嘉靖庚戌歲萬曆己卯舉于鄉名第三時先兄宗

道第八里中以爲美談庚辰成進士授行人乙酉改福建道御史甫再月出爲磁州判以疏論權黨也未幾陞汝寧推官丁亥轉南戶部主事戊子調兵部車駕司員外郎頃之以內艱歸旣而方伯公亦卒公遂無經世意自稱遜菴居士角巾散帶之朋赤髭白足之侶優游茂林晤言終日者十餘年竟若坐脫以去雖世壽僅五十三然彈指拂石於公何別公之學何學也哉公

卒之三年釋服僅踰月公之妻安人陳氏以病瘍亦卒時乙巳之九月十有三日也安人慈慧恭謹事姑嫜以孝育妾媵以恩撫諸庶踰已出好施樂善與駕部同之封安人邑中呼爲女聖先是安人持五十三佛名號甚謹委家童善書者另錄一紙僮書未半而所置案稍不潔其人復嗜飲是日午猛風捲地一黑衣神擁而入拔是經至安人所居樓前已排空直上霹靂大作

市中人見若匹練後有人自城外來云十餘里
尙見之竟不知墮處余聞之嘆曰此精誠之感
也雖然安人恐將厭世已而果逝余兄弟幼失
母安人待之若所生安人之亡也余與中道第
及諸婦皆哭之慟安人生乙酉壽踰公四年安
人事公若干歲委曲以怡公者無所不至公甚
敬禮之長子炳聞及女適李氏者安人出子某
及女適鄒氏者皆庶出而次子某早卒炳聞子

三以丙午正月二日合葬特坵東山之原而余
泣爲之銘此公志亦余責也

銘曰公歸之日釋者寶方夢一大士飄然而南
翔云有善人結伴以行已復有逝而更生者云
見公於琉璃之堂公之侍姬明眉鬢髮仙袂揚
揚笑公之旁儒者曰此荒唐之言也以問袁生
生笑而不答旣而告曰汝見夫掣空而直上者
誰之主張耶

歸大家誌石銘

家崇陽舒氏女生嘉靖之壬午家貧父憐其慧
教之新聲走荆郢間未幾至余里見王公左溪
公慈而俠委身年三十餘而王父卽世家了然
一身無他男女族長者以其穠李恐不當霜雪
家以死自矢朝緝暮織爲余叔督家政甚勤苦
叔諸子宗正等家皆母之推乾就溼倍于所生
閨操之嚴凜若寒玉稱未亡者五十年壽八十

有四歲噫是可銘也矣

銘曰貪泉之水不變廉士之腸蘭生叢棘中不
敗其芳唯橘與枳何其易徙聞家之風可以愧
死

慈谿錢君墓石銘

慈谿錢侯令余邑朞年而政成以取考聞于朝
鄉大夫畢賀侯泣謝曰是先子教也先子居常
誨不肖曰而知物情乎衡之所以適者平也水

之所以鑑者澄也春之所以暢者溫也霜之所
以厲者潔也命不肖勒諸佩不肖兢兢龜蔡之
下車以來唯恐一朝戾先子教以爲諸大夫辱
其敢言最鄉大夫曰是也是乃侯之所以福我
民者先公持矩平侯規之以程物居心淨侯規
之以用照溫然而煦育耶唯先公之膏液也皎
然而冰雪耶不可犯者色耶唯先公之凜冽也
民等不獲事先公猶幸沐先公之教以生敢不

下拜侯起謝未幾侯持先公狀一通乞銘于余
余唯執役之榮故不敢以不文辭公諱良臣字
顯君其先家於鄞勝國時有均一解元者始徙
慈三傳而爲滇少叅森正統壬戌進士也森生
珪珪生鈇鈇生儀卽公之父公生而穎異失怙
早能自得師弱冠有倍年之知所與交多名士
如侍御向公某太史王公某文學桂公某孝廉
張公某雅以文行推重公稱素心交及桂公早

袁中郎先生集 卷三
世向王諸公先後起家而公屢蹶場屋諸公每以石交援公弗屑也壯年讀書雲間豪傑多從之遊如唐君某鍾君某皆出公門下及鍾宦括蒼遣使迎公公至彼爲條利病及諸曹史不職狀鍾嘆曰始余從先生學謂章句恒事耳今乃知學之所以仕也余不足以盡先生是數端者又安足以盡先生學余負愧多矣鍾卒內召爲時名臣云公有至性自以奉養不逮居恒抑抑

卽年當耆艾每一道及則泪潄潄下嘗收邑子羨金有孔姓者力不及將鬻妻以償公聞之大驚急寘不問數年後過市間有婦人抱嬰拜公前者公驚問故泣謝曰此乃向者君所寬也余夫婦幸得瓦全遂有子此一瓣香爲君子若孫燒也公佯爲不知者而避之其旣以振人之急不自爲德皆此類晚年自號層峯居士志入山之深也公強仕始生邑侯故侯每曰先子盛年

多奇行生也晚遂不及聞傷哉余曰公之學不可見見於門牆及哲嗣者皆公學之餘也不朽者三公有其二何憾也昔楊王孫以羸葬而傳劉伶以酒頌而傳士之垂譽豈必在多哉公生于嘉靖丁亥九月十六日卒于萬曆戊子四月九日逝後三年而邑侯舉于鄉邑侯母沈以嘉靖壬子十二月二十五日生萬曆甲午三月十二日卒子三長郎邑侯名胤選娶趙氏繼娶向

氏仲奇選娶應氏季龍選邑諸生娶鄭氏女一適諸生羅雲鳳孫男六名標邑諸生名束名籍俱長出名利名柱名柱俱仲出孫女三亦長出也將以某年月日合葬於邑東之鄧山乃爲之銘其碣曰
其身之不試而試諸子涓涓者液如波方駛近則四明遠唯茗水畢萬之後必大請誓諸砥

四樂精舍銘 有序

四樂精舍者總戎杜君日章宴坐處也君介胄
士而法喜自娛蕭然塵外化叱咤爲嘯歌收檀
串爲禪板刻胡頭爲戒珠驅大黃爲筠管身處
絕塞而君樂之若花林胥國此其中必有得也
抑龐公有言護生須用殺殺盡始安居而阿羅
漢一名殺賊夫烟霾未有不風而斂太平未有
不戈而定故夫收根塵之賊者亦礪吾般若之
刃而已矣精舍標目君所爲題辭甚是余茲不

贅聊述君之意而爲之銘

銘曰鐵劍利倡優詘胡沙平花鳥出錢朽貫介
生蝨左匣龍唇右散帙毘邪居士老無疾眉如
劍豎髭撚漆雪兒微笑呵銀筆口吐紅霞光照
室長箋短幅搜隱逸韞瑜帳曉忘梳櫛畫倚枯
松昏抱膝

張元平小像贊

和焉而披春雲秀焉而立遠嶠蕭然願頰者如

袁中書先生集 卷三
倚石之疎竹而漫焉筆端者如冷風之號萬竅
客見而問曰此江左之士歟抑山畊而雲釣者
也曰非也有其調

梨雲館類定袁中郎全集卷之十三終

